

《初刻白案惊奇：中华古典名著·家庭书斋（插图本）》

书籍信息

版次：1
页数：329
字数：
印刷时间：2008年01月01日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包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806896853
丛书名：中华古典名著·家庭书斋

编辑推荐

明代著名作家凌濛初之《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人们习惯合称为《二拍》。这两部脍炙人口的奇书，共有短篇小说七十八篇，杂剧一个，它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拟话本”形式，描写了众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如商人由厄运而致富，读书人由贫寒而成名；清官们断案如神，贪吏们枉法如虎；恶棍们奸淫揽讼，骗子们尔虞我诈；青年们怎样追求忠贞不贰的爱情，而封建礼教又如何制造婚姻悲剧。语言通俗简练；情节曲折起伏，扑朔迷离，然又合乎情理；人物内心刻画细致入微，艺术形象栩栩如生，非常值得一读。

内容简介

《初刻拍案惊奇》是明朝末年凌濛初编著的拟话本小说集，与《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为“二拍”。

《初刻拍案惊奇》中具有认识价值和积极意义的作品主要以下二类：其一是描写商人思想行径、命运遭际的作品。其二是描写婚恋的作品。在这类作品中，凌氏表现了较为进步的妇女观和婚姻观。

“二拍”是模拟话本小说而创作的小说集。其题材大多取自前人说书如《太平广记》、《夷坚志》、《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但都经过凌濛初的再加工和再创作，融入了凌氏本人的思想个性，体现了凌氏本人的艺术构思和艺术风格。所以“二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而有较大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目录

- 卷之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鼉龙壳
- 卷之二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 卷之三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 卷之四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
- 卷之五 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
- 卷之六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 卷之七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
- 卷之八 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 卷之九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 卷之十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 卷之十一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 卷之十二 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

卷十三 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臬成铁案
卷十四 酒谋对于郊肆恶 鬼对案杨化借尸
卷十五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卷十六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卷十七 西山观设鞦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迫活命
卷十八 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卷十九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卷二十 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
卷二十一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卷二十二 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艚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卷二十四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
卷二十五 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
卷二十六 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
卷二十七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卷二十八 金光洞主谈旧变 玉虚尊者悟前身
卷二十九 通闰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
卷三十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
卷三十一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
卷三十二 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
卷三十三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尤图智赚合同文
卷三十四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巷
卷三十五 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卷三十六 东廊僧怠招魔 黑衣盗奸生杀
卷三十七 屈突仲任酷杀众生 郢州司令冥全内侄
卷三十八 占家财狠媚妒侄 廷亲脉孝女藏儿
卷三十九 乔势天师禳旱魃 秉诚县令召甘霖
卷四十 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卷之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鼉龙壳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材？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见在。

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词寄《西江月》。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不如图一个见的怜活。试看往古来今，一部十六史中，多少英雄豪杰，该富的不得富，该贵的不得贵。能文的倚马千言，用不着时，几张纸盖不完酱瓿。能武的穿杨百步，用不着时，几竿箭煮不熟饭锅。极至那痴呆懵懂生来的有福分的，随他文学低浅，也会发科发甲，随他武艺庸常，也会大请大受。真所谓时也，运也，命也。俗语有两句道得好：“命

若穷，掘得黄金化作铜；命若富，拾着白纸变成布。”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所以吴彦高又有词云：“造化小儿无定据，翻来覆去，倒横直竖，眼见都如许。”僧晦庵亦有词云：“谁不愿黄金屋？谁不愿千钟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使心机闲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苏东坡亦有词云：“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于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这几位名人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总不如古语云：“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

说话的，依你说来，不须能文善武，懒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不须经商立业，败坏的也只消天挣与家缘。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冷了？看官有所不知，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此是常理。却又自有转眼贫富出人意外，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

且听说一人，乃宋朝汴京人氏，姓金，双名维厚，乃是经纪行中人。少不得朝晨起早，晚夕眠迟，睡醒来，千思想，万算计，拣有便宜的才做。后来家事挣得从容了，他便思想一个久远方法：手头用来用去的，只是那散碎银子若是上两块头好银，便存着不动。约得百两，便熔成一大锭，把一综红线结成一缕，系在锭腰，放在枕边。夜来摩弄一番，方才睡下。积了一生，整整熔成八锭，以后也就随来随去，再积不成百两，他也罢了。

金老生有四子。一日，是他七十寿旦，四子置酒上寿。金老见了四子踉踉跄跄，心中喜欢。便对四子说道：“我靠皇天覆庇，虽则劳碌一生，家事尽可度日。况我平日留心，有熔成八大锭银子永不动用的，在我枕边，见将绒线做对儿结着。今将拣个好日子分与尔等，每人一对，做个镇家之宝。”四子喜谢，尽欢而散。卷之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鼉龙壳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材？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见在。 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词寄《西江月》。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不如图一个见的怜活。试看往古来今，一部十六史中，多少英雄豪杰，该富的不得富，该贵的不得贵。能文的倚马千言，用不着时，几张纸盖不完酱瓿。能武的穿杨百步，用不着时，几竿箭煮不熟饭锅。极至那痴呆懵懂生来的有福分的，随他文学低浅，也会发科发甲，随他武艺庸常，也会大请大受。真所谓时也，运也，命也。俗语有两句道得好：“命若穷，掘得黄金化作铜；命若富，拾着白纸变成布。”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所以吴彦高又有词云：“造化小儿无定据，翻来覆去，倒横直竖，眼见都如许。”僧晦庵亦有词云：“谁不愿黄金屋？谁不愿千钟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使心机闲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苏东坡亦有词云：“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于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这几位名人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总不如古语云：“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

说话的，依你说来，不须能文善武，懒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不须经商立业，败坏的也只消天挣与家缘。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冷了？看官有所不知，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此是常理。却又自有转眼贫富出人意外，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且听说一人，乃宋朝汴京人氏，姓金，双名维厚，乃是经纪行中人。少不得朝晨起早，晚夕眠迟，睡醒来，千思想，万算计，拣有便宜的才做。后来家事挣得从容了，他便思想一个久远方法：手头用来用去的，只是那散碎银子若是上两块头好银，便存着不动。约得百两，便熔成一大锭，把一综红线结成一缕，系在锭腰，放在枕边。夜来摩弄一番，方才睡下。积了一生，整整熔成八锭，以后也就随来随去，再积不成百两，他也罢了。金老生有四子。一日，是他七十寿旦，四子置酒上寿。金老见了四子踉踉跄跄，心中喜欢。便对四子说道：“我靠皇天覆庇

，虽则劳碌一生，家事尽可度日。况我平日留心，有熔成八大锭银子永不动用的，在我枕边，见将绒线做对儿结着。今将拣个好日子分与尔等，每人一对，做个镇家之宝。”四子喜谢，尽欢而散。是夜金老带些酒意，点灯上床，醉眼模糊，望去八个大锭，白晃晃排在枕边。摸了几摸，哈哈地笑了一声，睡下去了。睡未安稳，只听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响，心疑有贼。又细听着，恰象欲前不前相让一般。床前灯火微明，揭帐一看，只见八个大汉身穿白衣，腰系红带，曲躬而前，曰：“某等兄弟，天数派定，宜在君家听令。今蒙我翁过爱，抬举成人，不烦役使，珍重多年，宴数将满。待翁归天后，再觅去向。今闻我翁目下将以我等分役诸郎君。我等与诸郎君辈原无前缘，故此先来告别，往某县某村王姓某者投托。后缘未尽，还可一面。”语毕，回身便走。金老不知何事，吃了一惊。翻身下床，不及穿鞋，赤脚赶去。远远见八人出了房门。金老赶得性急，绊了房槛，扑的跌倒。飒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急起桃灯明亮，点照枕边，已不见了八个大锭。细思梦中所言，句句是实。叹了一日气，硬咽了一会，道：“不信我苦积一世，却没分与儿子们受用，倒是别人家的。明明说有地方姓名，且慢慢跟寻下落则个。”一夜不睡。次早起来，与儿子们说知。儿子中也有惊骇的，也有疑惑的。惊骇的道：“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眼见得作怪。”疑惑的道：“老人家欢喜中说话，失许了我们，回想转来，一时间就不割舍得分散了，造此鬼话，也不见得。”金老见儿子们疑信不等，急急要验个实话。遂访至某县某村，果有王姓某者。叫门进去，只见堂前灯烛荧煌，三牲福物，正在那里献神。金老便开口问道：“宅上有何事如此？”家人报知，请主人出来。主人王老见金老，揖坐了，问其来因。金老道：“老汉有一疑事，特造上宅来问消息。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必有所谓，敢乞明示。”王老道：“老拙偶因寒荆小恙买卜，先生道移床即好。昨寒荆病中，恍惚见八个白衣大汉，腰系红束，对寒荆道：“我等本在金家，今在彼缘尽，来投身宅上。”言毕，俱钻入床下。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身体爽快了。及至移床，灰尘中得银八大锭，多用红绒系腰，不知是那里来的。此皆神天福佑，故此买福物酬谢。今我丈来问，莫非晓得些来历么？”金老跌跌脚道：“此老汉一生所积，因前日也做了一梦，就不见了。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确，故得访寻到此。可见天数已定，老汉也无怨处，但只求取出一看，也完了老汉心事。”王老道：“容易。”笑嘻嘻地走进来，叫安童四人，托出四个盘来。每盘两锭，多是红绒系束，正是金家之物。金老看了，眼睁睁无计所奈，不觉扑簌簌吊下泪来。抚摩一番道：“老汉直如此命薄，消受不得！”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心里见金老如此，老大不忍。另取三两零银封了，送与金老作别。金老道：“自家的东西尚无福，何须尊惠！”再三谦让，必不肯受。王老强纳在金老袖中，金老欲待摸出还了，一时摸个不着，面儿通红。又被王老央不过，只得作揖别了。直至家中，对儿子们一一把前事说了，大家叹息了一回。因言王老好处，临行送银三两。满袖摸遍，并不见有，只说路中掉了。却元来金老推逊时，王老往袖里乱塞，落在着外面的一层袖中。袖有断线处，在王老家摸时，已在脱线处落出在门槛边了。客去扫门，仍旧是王老拾得。可见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不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得不去。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推不出。原有的倒无了，原无的倒有了，并不由人计较。 P7-8

[显示全部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http://www.tushupdf.com)